

型構、三元辯證與能量

——H. Eichberg 論運動文化的認識基礎

張力可*、黃東治**

摘 要

本文介紹 Eichberg 如何從歷史經驗研究中，逐步建構其身體文化的「型構」論點，並據以發展出三元辯證來理解現代運動在時間、空間、能量和社會關係等面向，與其他身體文化型構之間的本體與認識論差異。晚近 Eichberg 進一步思索運動和能量的關係，這一方面是以身體運動重建了哲學的唯物主義，另一方面使運動文化對人類相互理解和重建社會民主理論提供可能的貢獻。

關鍵詞：H. Eichberg、身體文化、現代運動、型構、三元辯證

* 作者張力可為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體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E-mail: rick1974@ms56.hinet.net

** 作者黃東治為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體育研究所教授。

Configuration, Trialectic, and Energy: Henning Eichberg on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Sport Cultures

Li-Ke Chang *

Dong-Jhy Hwang **

Abstract

The article deals with Henning Eichberg's theory of "configuration" and "trialectic" of body cultures from historical empirical materials. Eichberg develops these conceptual tools which may help us grasp the temporal, spatial, energetic and social relational dimensions of modern sports. Further, these ideas attend to differentiate the configuration of modern sports from other body cultures by their various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he recently inquires into the relations of movements and energy that help not only reconstruct the philosoph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ensure sport cultures' contribution to human's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social theories of democracy.

Key words: Henning Eichberg, Body Cultures, Modern Sports, Configuration, Trialectic

* Li-Ke Chang, Ph. 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 Dong-Jhy Hw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 Who are we when kicking the ball? What is our basic spatiality, and what is our basic temporality in movement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how are they changing when we change the game, a change that we call history? In other words: show me how you are running, and I can see something of the society you are living.”*¹

一、前言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理事長許義雄，2003 年起發表〈臺灣身體文化與體育的出路〉、〈臺灣身體運動文化之建構〉等文章，提醒本地體育運動研究者反思過去研究的盲點，並為未來的體育研究提出方向²。上述二文援引德國學者賀寧·艾希貝爾格（Henning Eichberg, 1942~）³的觀點指出，艾希貝爾格關於「身體文化」（body cultures）的論述，是指導本地研究和政策的「第三條路」或「新出路」。特別是「身體文化」概念蘊含文化相對性和歷史理論的縱深，有助於開拓本地體育運動研究並指導國家體育政策發展。

〈出路〉、〈建構〉兩文可能是臺灣首次引進 Eichberg 的研究成果，但本地學者普遍對 Eichberg 這個名字感到陌生。許義雄介紹日本學者清水諭（Satoshi Shimizu）翻譯的 Eichberg 著作，間接說明 Eichberg 的影響力擴及歐美之外的東亞地區。事實上，人類學者與中國體育史專家 S. Brownell

¹ Henning Eichberg,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8), 163.

² 許義雄，〈臺灣身體文化與體育的出路〉，<http://www.bodyculture.org.tw/html/others/article02.htm>，2009 年 2 月 5 日檢索。許義雄，〈臺灣身體運動文化之建構：就臺灣身體文化談起〉，<http://www.bodyculture.org.tw/html/others/article01.htm>，2009 年 2 月 5 日檢索。

³ 許氏從日語將 Eichberg 音譯成「賀林格」，後多譯為艾希貝爾格或簡稱艾希貝。

在《為中國訓練身體：人民共和國道德秩序中的運動》一書即強調，Eichberg 的「身體文化」概念指導她對中國體育發展的研究⁴。Brownell 還指出，英、美著名運動歷史學者如 R. Mandell 和 A. Guttmann 等人的成名作品，同樣奠基於對 Eichberg 早期德文著作的閱讀⁵。此外運動地理學者 J. Bale 也坦承，Eichberg 對他 1990 年代晚期轉向研究非洲肯亞、盧安達的運動歷史研究啟發至大⁶。

S. Brownell 是 2007 年巴塞隆納自治大學奧林匹克研究中心的年度國際講座教授 (Invited Professo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hair in Olympism, UAB-IOC)，這項榮譽每年留給世界頂尖的運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有趣的是，UAB-IOC 的 2003 年講座教授 Jim Parry 也指出，Eichberg 對奧林匹克運動的反思與批判，是國際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不能迴避的改革課題⁷。

由上可知，Eichberg 深刻影響英美、歐陸，甚至亞、非等地區的運動研究。但其體育運動思想的緣起和發展軌跡為何？他對歐美運動研究產生什麼衝擊？對亞、非地區的運動研究和體育政策又有何啟發？本文試圖爬梳艾希貝爾格的體育思想及其對當代西方學界的影響，希冀透過系統性地

⁴ Susan Brownell,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8-21.

⁵ 見 Brownell, Susan, 1998, "Thinking Dangerously: The Person and His Ideas," in John Bale and Chris Philo (ed.),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8): 22-44. Brownell 所稱 Guttmann 與 Mandell 的成名作係指 Allan Guttman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及 R. Mandell, *Sport: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⁶ 見 John Bale and C. Philo, "Introduction: Henning Eichberg, Space, Identity and Body Culture," in John Bale and Chris Philo (ed.), *Body Culture: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3-21. 以及 Bale, John, *Imagined Olympians: Body Culture and Colonial Representation in Rwand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⁷ 見 Jim Parry, "Sport and Olympism: Universals and Multiculturalism,"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33 (2006): 188-204. 特別是 201.

介紹艾希貝爾格的研究成果，引發本地學者對當前運動研究和體育政策進一步反思與論辯。

進入內文討論之前，可先從兩個例子說明現代運動（modern sports）在人類多元文化的歷史縱深中，其所顯現的哲學或歷史意涵。

一位曼達萬族長者說到他和荷蘭軍官互動的場景：「當時我們無法認同那名軍官。那位軍官叫我們來到海岸邊，並且給我們弓與箭。他們在那寬廣的空地準備了豐美的東西等著我們。我們又吃又喝，然後他們就放了一個椰子並要我們射它。我們照做了，當我們之中的一人射中椰子時，他們歡呼甚至尖叫，好像我們射中的是一隻猴子，而不是一個椰子。活動結束時，我們被授與獎賞並且回家。但讓我們覺得不太對的一點是，我們得到的東西並不相等。少數人得到很多，其他人卻什麼東西也沒得到。我們心裡有點兒不舒服，但我們又能怎麼樣呢？他們依然故我……」。當被問及是哪些人得到比較多時，這位曼達萬長者答道：「是啊，這就是我們無法理解的地方。應該純粹是隨機給的，因為誰得到多少確實與他來自哪個氏族（clan）無關。」⁸

這段描述荷蘭殖民統治時期的情節，說明當曼達萬土著接觸到西方運動文化時發生的矛盾與誤解⁹。另一個促發我們對現代運動進行哲學與歷史思考的例子，則發生在通常被認為各國文化差異不大的歐洲：

⁸ 引自 Henning Eichberg, "Body Cultures," in Steven W Pope and John R Nauright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port History* (Forthcoming, 2009b). (本文預計 2009 年夏天出版，所以沒有確定的頁數，筆者只有 Eichberg 給的校對稿)

⁹ 1974、1975 年與 1979 年，Eichberg 在印尼西蘇門達臘與曼達萬群島等地從事人類學調查，內容包括都市發展與文化適應等問題。透過與簡介曼達萬土著的接觸，Eichberg 試圖理解少數民族的壓迫處境和這些群體如何自我決定生存。1981 年他將在印尼的研究以德文出版專書《社會行為與區域發展計畫：印尼社會關係的現代化》(*Sozialverhalten und Regionalentwicklungsplanung: Modernisierung in der indonesischen Relationsgesellschaft*)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1).

英國人腦袋裡只想著一件事：越過桿子，不論用什麼方式。他們毫不隱藏自己在用力跳時的費力性，並給觀看者一種得靠某種把戲才能跳更高的印象。這樣，他們對桿子採取一種明顯有稜有角的姿態，而且是以四肢著地。相反，芬蘭人則往前跑向桿子，伸直他們的身體然後越過桿子，膝蓋略微彎曲著地後，就立刻採取身子挺直的姿態，彷彿他們一點兒也不費力的樣子。¹⁰

這是 1895 年一位丹麥體操教師看過英格蘭和芬蘭的跳高隊伍展示後，對兩種跳高模式做出的美學與道德評估。可以發現，儘管英國、芬蘭和丹麥同屬歐洲，彼此卻有不同的身體文化邏輯。Eichberg 用這兩個例子提醒我們，當人們習以為常用當下流行的運動美學和價值觀看運動時，可能忽略現代運動文化發展過程中經歷的劇烈變化和社會衝突。

二、H. Eichberg 的出身與早期思想

H. Eichberg 生於戰火方興未艾的德國，1964 至 1970 年於西德漢堡大學與波鴻（Bochum）大學攻讀歷史、德國文學，稍後以《17 世紀瑞典在德國北境興築的軍事堡壘》論文申請獲得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versitaet Bochum, RUB）歷史博士學位。1976 年，這部軍事與技術史研究申請教職資格論文（Habilitation）出版，他開始在斯圖加特大學教授歷史與社會學。1974、1975 和 1979 年，他赴印尼西蘇門達臘（West Sumantra）進行人類學研究，東南亞的經驗深刻影響他後來的理論發展。受到戰後西德特殊的政治氣候影響，Eichberg 謀職並不順利，他 1982 年轉赴丹麥 Odense

¹⁰ 轉引自 Henning Eichberg, *The People of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Self-De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Body and Movement* (Århus: Klim, 2004), 108.

大學運動系教授歷史和社會學，1984 至 1990 年在哥本哈根大學運動科學系和哥勒夫人民運動學院（Gerlev Sports Academy）任教，後者是 2004 年改名為南丹麥大學「運動、健康與市民社會中心」（Center for Sports, Health and Civil Societ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的前身，Eichberg 過去 18 年皆任職該址。

早從 1973 年起，Eichberg 出版一系列探討工業化文明與西方現代運動兩者關係的專書與論文。1970 年代晚期到 1980 年代中期，他的核心思想漸臻成熟，但因著作皆為德文，英美學界甚至要到 1990 年代晚期後才熟悉 Eichberg 的研究成果¹¹。事後人們發現，儘管 A. Guttmann 和 Eichberg 對運動歷史的發展存有觀點相左之處¹²，但 Guttmann、R. Mandell 的著作確實是受 Eichberg 早期德文作品的啟發。Guttmann 認為，現代運動是相伴於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及科學世界觀（scientific world views）所浮現的新現象，現代運動的文化與價值模式，迥異於中古世紀的民間身體活動，也迥異於所謂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中的競賽活動。現代運動是流行於近 200 年的新文化形式，在理念型（ideal type）上彰顯下列其他歷史階段或社會未曾擁有的特點。

¹¹ 譬如英國知名運動研究者 Grant Jarvie 與 Joseph Maguire 出版的 *Sport and Leisure in Social Though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僅其中一頁（p.246）引用 Eichberg 對「奧林匹克主義」（Olympism）的批判，但 2000 年之後，英國學者大量徵引 Eichberg 的思想，譬如 Grant Jarvie 的 *Sport, Culture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一書，分別在論「運動、政治與文化」、「『他者』的運動社群」、「運動、身體與社會」等章節引用 Eichberg 的觀點。Richard Giulianotti 的 *Sport: A Critical Sociology* (London: Polity Press, 2005)，也在探討「運動與身體」、「運動與空間」和結論部分引介 Eichberg 的論述。

¹² Allen Guttmann 及 Richard Mandell 認為 sports 是相應於現代成就社會（modern achievement society）的文化形式。但部分學者批評 Guttmann 挪用了 Eichberg 的想法，卻以西方或歐洲中心主義的方式理解現代運動的發生，導致對人類身體文化採取演化的現代化論點。而這種演化或現代化的理論觀點，事實上是 Eichberg 長期研究身體文化最反對的。見 Brownell, S., “Thinking Dangerously: The Person and His Ideas.”

1. 世俗化 (secularism)：儘管有被儀式化和引起強烈情感的趨向，現代運動和前現代運動相比，並未與一些神秘或神聖的超越性領域相關連。
2. 平等 (equality)：至少在理論上，現代運動不會以先天特質（譬如種族或族群）來排除參加者，比賽規則對所有參與者來說也是相同的。¹³
3. 科層化 (bureaucratization)：現代運動非由祕密會議獨斷，通常由全國或跨國科層組織管理。
4. 特殊化 (specialization)：現代運動已演進至場上的各個位置都被賦予特定角色。
5. 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現代運動不斷地查改其規則，並修訂成符合「手段目的」觀點。運動員被科學地訓練，採用科技化的設備，並努力精進其技術。
6. 對紀錄的執念 (the obsession with records)：那些被認為尚未被超越的量化成就，即當代對「紀錄」一詞的特殊使用，對所有致力於挑戰超越它的人來說，可以說是達成現代版本的不朽。¹⁴

Guttman 廣泛運用韋伯 (M. Weber)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理性化」命題，認為有一個從民俗競戲 (folk games) 轉向現代運動發展的演化過程，甚至因為殖民主義和近百年來全球聯繫的加劇，運動還逐

¹³ 對於一般研究者強調的現代運動彰顯公平競賽 (fair play) 原則，C.L. R. James 有不同的看法。James 以他在殖民地的板球員經歷寫道，殖民地的板球並不是白人設想的公平規則，當被殖民者和殖民者進行比賽時，甚至連球場上的裁判和整個氛圍都是有利於殖民者的，見 C.L.R. James, *Beyond a Bounda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1963)。另外，S. Brownell 考察中國體育運動史指出，中國人傳統文化觀念裡沒有公平競爭 (fair play)，只有「面子」和「禮」這樣的價值，見 Brownell, S.,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293.

¹⁴ A. Guttma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亦見 A. Guttman,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3.

漸體現普世性的要素，即世界各地藉由學習這些標準化的運動，共享這個文化資產並促進人類的共同體¹⁵。Eichberg 反駁 Guttman 這種近似奧林匹克主義的意識型態，Eichberg 認為，就算某些西方的民俗活動(folk games)發生「運動化」的質變，歷史研究者也不該按照當下人們慣用的時間邏輯，回溯設想一個線性的演進過程。他以丹麥 1893 年出版的運動百科全書作例子，該書圖文並茂呈現跳布袋(sack)、頂水桶跑(water-bucket)、拔河¹⁶、田徑等運動項目，介紹並宣稱當時所設想的運動(sports)。然而 100 年後，我們很難想像跳布袋或頂水桶這種一度被設想為現代運動的活動，也能擁有像「國際跳麻布袋運動聯合會」(International Sack Federation)這種跨國的、市場化的科層組織。我們也難以想像，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對跳麻布袋、頂水桶等活動授與運動(sport)的合法性地位¹⁷。Eichberg 追問，像跳麻布袋或頂水桶跑這樣的運動項目，明明體現 Guttman 所謂「真正」運動該具有的元素：規則、競爭、公平競爭(fair play)，也可以進一步發展出科層化和強調紀錄的比賽風格，為什麼這些運動項目後來都未被承認為運動呢？

現代化論的意識型態，把「傳統體育」看成是能向前(forwards, progress)演變成現代運動這樣的身體活動模式，或者認為「傳統體育」充斥和彰顯「前現代」的文化特徵。這種現代化觀點難以透過歷史證據回答，為什麼某些身體文化被稱為運動，而某些並存於現代社會的身體文化卻被稱為「傳統體育」。現代化論也難以哲學的本體和認識論妥善處理，為什麼某些民俗活動「演變」成運動(sports)而另外一些被看成「前現代」的身體活動，無法成為西方主導的體育運動組織所認可的運動？

¹⁵ Guttman,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187-188.

¹⁶ 拔河在 1920 年的奧運之後被踢出正式項目，儘管 1980 至 1990 年代後拔河運動又有復興的跡象，近年並積極爭取恢復成為夏季奧運比賽項目。

¹⁷ 見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149.

從具體的歷史與人類學研究，Eichberg 揭露現代化論的意識型態和論述困境。他認為，像跳麻袋、頂水桶等所謂民俗「體育」，其競賽進行的社會與身體行為「型構」(configuration)，並不符應於現代運動體現的特殊「時—空—結果」和「直線—理性」的價值模式¹⁸。1893 年被設想為主要運動項目的活動，由於充滿了會絆到腳、身體曲線地行進，甚至參與者因裝扮或體型怪誕而引發笑聲不斷或對科層管理形成困擾等緣故，都突出它們與現代運動主導邏輯的矛盾。Eichberg 指出，這些「傳統」身體活動無法服膺於西方工具理性的主導要求，因此，它們逐漸被理解為即將消失的歷史冗餘，或被理解為所謂的「傳統」體育。

Eichberg 等學者以歷史例證反駁 Guttman 所謂「從儀式到記錄」的演化觀點¹⁹。他們批評「從儀式到記錄」這種隱含西歐中心主義、近似自證預言的運動發展觀，認為中文慣稱「傳統體育」或「民俗體育」等身體競賽與嘉年華活動，雖然被現代體育運動排擠至邊緣的位置，但它們歷經浮沈時有復甦的跡象。這些被（誤）認為現代運動「前身」的民俗體育項目，實際上與現代性並存，畢竟終究是「現代人」而不是「傳統人」或原始人在從事這些所謂的「傳統」身體活動。後者始終拉扯現代性，或與現

¹⁸ Eichberg 的「型構」概念於後文詳述。

¹⁹ Guttman 認為過去的身體文化經常是與神聖或宗教儀式聯繫，其參加者和活動的過程可見到許多儀式性的活動和事物，運動(sports)則對應於宗教逐漸讓位給「理性」的世俗化過程，因此現代身體活動的主導形式即運動，其內涵不再由宗教儀式主導，而是逐漸讓位給追求成績即「紀錄」的價值與運作邏輯。Guttman 的觀點引發運動歷史學者的論戰，相關文章被集結出版為 J. M. Cater and A. Krueger (ed.), *Ritual and Record: Sport Records and Quantification in Pre-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另 R. Gruneau 也以「工業社會理論」的謬誤，稱呼這種把西方現代運動視為人類身體文化發展終點的預設。Gruneau 認為，「工業社會理論」罔顧特定社會條件下，某些身體活動被視為不正當或被排擠至邊緣，而另一群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取得「使用」身體和時間的正當性的歷史過程。他認為現代運動取得主導的合法性，乃是特定社會文化的身體慣習(habitus)擠壓甚至取代另一身體文化模式，這個歷史過程是權力與支配關係的產物。Gruneau 對 Guttman 的批評參見 R. S. Gruneau, "Modernization or hegemony? Two views of spor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J. Harvey and H. Cantelon (ed.), *Not just a Game: Essays in Canadian Sport Sociology*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1988): 9-32。

代性處於緊張、平行甚至競合的關係。

三、型構、三元辯證與能量

在 Eichberg 對現代運動的論述中，最簡潔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定義現代運動為一種產生公分、公克和秒數（centimeter - gram - second, c-g-s）的生產性邏輯²⁰。Eichberg 認為，這種產生量化「c-g-s」的運動文化邏輯，是西歐尤其是英格蘭在特殊歷史階段浮現的特殊身體活動模式與價值觀。奧林匹克口號「更快、更高、更強」（*Altius, Celius, Fortius*）與其說源於古希臘，毋寧更體現近 200 年來占據人類文化發展主導地位的意識型態。

在 2009 年將要出版的《運動歷史研究指南》，Eichberg 簡要回顧以「身體文化」概念作為研究運動文化的理論發展脈絡²¹。他指出，包括德國、北歐、法國及俄國等不同社會的智識脈絡，都有論述和實踐所謂民間文化、身體文化或肉體文化的傳統。他說自己受法國文化人類學家如 M. Mauss 和 C. Levi-Strauss，知覺現象學者 M. Merleau-Ponty，及戰後西德人類行為歷史學者 A. Nischke、身體心理分析學家 W. Reich 等影響最大，尤其長期浸淫北歐和德國的運動文化脈絡，他的論述深刻體現北歐的歷史經驗。首先我們從他探討運動文化的幾個核心概念，鋪陳其運動文化研究的認識論基礎。這些概念包括型構、三元辯證（trialectic），和晚近他進一步深化的動（movement）、能量（energy）等。

²⁰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150-153.

²¹ Eichberg, "Body Cultures." (同第 3 頁註釋 8，本文 2009 夏天出版，只有手稿無法確定頁碼)

(一)型構

人類學家 Ruth Benedict 在 1932 年，將心理學界廣泛使用的德文字 *Gestalt* 譯成英文的 *configuration*，強調從全體而不是從部分來掌握部落的文化模式²²。恰在 1939 年，德國社會學家 Nobeit Elias (1897-1990) 出版其兩卷本鉅著《文明化進程》，發展出類似於格式塔或組構 (*figuration*) 的研究進路。為了克服社會科學常將社會視為存於個體之外的「個體 / 社會」二元論思維，Elias 使用強調人際互動關係的社會「組構」概念，代替所謂的「結構」、「系統」等趨近實體主義的概念。社會「組構」係指「人們在某些層次和某些不同方式上彼此聯繫並互相依賴的一個網 (*web*)」，它接近人類學或社會學理論中的結構、體系或模式，但在強調對人類行動者具有制約性的人際關係樣貌時，又不把這種依賴條件看成超乎人際互動之外的抽象龐然大物²³。

Eichberg 將 Elias 的「組構」整合於法國哲學和人類學的思想，他自承，哲學家傅柯 (M. Foucault, 1926-1984) 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知識的考古學》(*Archeology of Knowledge*) 廣泛運用的「認識型」(*epistémè*) 概念，使 Eichberg 用以探索身體文化模式的「型構」概念更為豐富，特別是傅柯以系譜學方法展示權力和「認識型」之間的微妙關係，讓 Eichberg 在抱持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同時，加入其對(後)殖民主義和現代性的批判元素²⁴。

²² Brownell, S., "Thinking Dangerously: The Person and His Ideas," 34-35. 本地一般將 *Gestalt* 譯為「格式塔」或「完形」，譬如心理學有所謂完形心理學或格式塔學派。

²³ N. Elias 對現代運動與人類文明和身體行為關係的分析，見 Nobeit Elias and Eric Dunning,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1986).

²⁴ 型構概念與 Foucault 和 Elias 思想的關係，見 Eichberg, "Body Cultures," (同 3 頁註釋 8，本文無法確認即將出版的頁碼)，由於不放棄社會學對權力關係的揭露與批判，Eichberg 的「典範」觀點被 A. Nischke 認為「不夠相對主義」，見 S. Brownell, "Thinking Dangerously: The Person and His ideas", 34.

傅柯以「認識型」(epistémè)或認識型構(epistemological formation)說明，人們在不同時期具有不連續的、跳躍的知識論述模式。這裡不贅述傅柯著名的歷史方法論，總之是這種強調「不連續性」的歷史警惕，影響 Eichberg 對人類身體文化的理解，Eichberg 說：

1970 年代，在技術分析和身體的歷史學中，線性歷史過程(的觀點)開始消亡了，另一種歷史在這當中顯現自身；即歷史的各種跳躍與結構性突破。先前傅柯在事物與知識的秩序中揭露出的改變，或 T. S. Kuhn 在科學史中揭露的典範轉移，都突然在各種身體與行為模式的層次中變得可見。²⁵

綜合 R. Benedict、N. Elias、M. Foucault 與 A. Nischke、T. S. Kuhn²⁶等人的理論後，Eichberg 以「型構」作為理解身體文化的本體與認識論基礎。而所謂身體文化的社會型構，其要素大抵上有：

時間：這個身體文化或身體運動的節奏如何？活動、參與者及其涉及的場景條件，和時間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這當中的人們怎麼對待時間？是重複、可逆的具體時間？抑或是空洞抽象、可分割計算，甚至彼此能相互比較或直線展開的時間？

空間：身體活動中的人與物、人與人，甚至人與未知界的距離如何？移動是直線或曲線？移動是面向終點或採直線拋射嗎？活動是與個體或群體生活聯繫的具體 place，亦或是功能專屬、可以轉換的標準化、抽象 space？這個場域如何在空間上放置參

²⁵ 轉引自 Brownell, "Thinking Dangerously: The Person and His ideas," 37.

²⁶ 現在人們已習於 T. Kuhn 等人在科學史的哲學主張，即認為歷史經常出現「典範」轉移或認識論突破的現象。一旦原有的哥白尼(Copernicus)體系取代托勒密(Ptolemaic)的天文學，或牛頓(Newton)的力學讓位給愛因斯坦(Einstein)或海森堡(Heisenberg)的力學，先前對事物的本體論預設和認識這些事物的方法，都變得是有問題的。見孔恩(T. 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王道還等譯) (臺北：遠流，2004)。

與者和非參與者？移動的身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是瞬間遭遇？身體運動的伸展空間是否被圈圍住（封閉，enclosed），或者人們著重的是眼前的瞬間，而無法透視全景（panopticon）？
能量：有笑聲、音樂甚至靈感性（spirituality）嗎？當中的力量（force）是如何表達的？

客體化：身體文化呈現或客體化的東西是什麼？是一組數量化的資料，還是一個同質的輪廓？或者只遺留下充滿歡笑與差異的傳說、故事？

人際關係：身體活動如何放置或分類不同的人與群體？是按階級、性別、族群或按年齡層、體型嗎？是父權、母權的支配關係，或者能暫時顛倒日常層級秩序的人際關係？

價值與理念：這個身體活動伴隨或表達的是異教徒的信念或者是工具理性的價值觀（世界觀）？人們在這個身體文化模式中追尋的東西，或者稱頌為不朽的東西是什麼？

建制：是地方性、自我決定的組織過程？或是能抽離當地而跨社會、跨國的制度化模式？有無科層組織或商業化的市場安排？

Eichberg 指出，現代運動這種強調生產「公分—克—秒」（c-g-s）數據的身體文化模式，不過是人類歷史與多元社會型態中，各種身體文化的型構之一。現代運動在時間、空間、身體關係和能量的社會行為組合模式上，恰好對應於工業競爭社會的行為模式，並表達這種社會模式所信仰的迷思²⁷。從 T. Kuhn 與傅柯的觀點，一旦「典範」轉移或出現認識論的突破，先前對事物的本體論預設和認識這些事物的方法，都將變得是有問題

²⁷ 從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可以設想，沒有什麼特定或主導的價值觀和文化形式會是永恆的。是否我們可以大膽設想人類有一天（數百年後？）將不再讚揚 sport 的邏輯，或逐漸或突然地醒覺這種生產「公分—克—秒」（c-g-s）的文化活動，其實不值得人們投資那麼大的心力和資源。

的²⁸。Eichberg 認為這種典範或型構轉移的現象，同樣發生在身體文化領域，譬如他發現 17 至 18 世紀中晚期，歐洲的騎馬繪畫從原本強調馴馬技術，轉向主要描繪馬匹朝著某個目標奔跑的線性姿態²⁹。本文開頭援引 19 世紀丹麥體操教師對英格蘭式、芬蘭式這兩種不同跳高「典範」的評估，也凸顯不同典範下的道德與美學價值差異³⁰。據此，體育運動研究必須警覺到，人類的身體或運動文化是一個多元並立的本體，而不是一種從當下回溯過去的線性完成過程。未自覺歷史斷面的「非連續性」，可能犯下從當今主導的「認識型」虛構一條直線發展史的危險³¹。特別是社會學還進一步追問，是什麼樣的歷史條件、社會力量與論述，共同促成身體文化的典範轉移？研究者還可以追問是什麼樣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促成體育研究者採取某種特殊的運動歷史觀點，而這種歷史建構是否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與某種權力支配關係、某種利益體制，形成一種共謀的關係？

「型構」分析使我們發現，現代運動在「社會時間—空間—人際關係—能量—客體化—價值」等「變項」的組合上，具有一套特殊表達形式。這種具歷史與哲學意涵的社會組合形式就是身體文化的型構或典範。Eichberg 從時間與空間配置的不同，說明現代運動（sport）與庶民活動（popular games）這兩種身體文化型構之間的差異³²。

Eichberg 認為，西歐工業與科學文明逐漸發展出現代運動的時間觀，

²⁸ 這種典範轉移經常不涉及什麼真理或道德判斷的好壞，而只是在現有測量工具與相關理論之上（或之外），能「更好地」掌握其研究對象。引自巴納德（Alan Barnard），《人類學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王建民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7-9。

²⁹ Brownell, "Thinking Dangerously: The Person and His Ideas," 39-40.

³⁰ 現代奧運會復興之初，這些熱中於推動體育運動文化的人士也面臨這種「典範」的選擇，儘管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以他個人主導的力量選擇了英格蘭式 sport 作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核心內涵。見 Brownell,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18-21.

³¹ 虛構直線歷史的例子譬如國際足球總會（FIFA）在欠缺歷史證據與邏輯合理性下，將現代足球的起源聯繫於中國的「蹴鞠」。

³² 受限於思維習慣和語言表意的結構限制，研究者習於將時、空這兩個範疇分開談論。事實上，「時—空」不像一般科學認知所認為的那樣可以分開談論，畢竟我們不曾經驗過不涉時間的空間或不涉空間的時間。

這種時間是抽象、可分割、空洞的時間，其具體象徵就是碼錶 (stopwatch)。因為對時間抱持這種可分割、空洞、直線的理解，人們才有將運動的生產成果用數量予以客體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這種時間優於一切的思維習慣，也影響過去百餘年人們對什麼是「強」 (strength, strong) 的理解³³。

近代西歐浮現的時間感覺，和分殊化的抽象與流線型的空間感覺相互增強，其具體表現就是人們在跑道上奔向終點的這種「時空壓縮」模式。跑道的封閉性與線性，必須以面向終點、抽象的時間觀念為前提；反之，現代時間觀在跑這個經驗行動上，勢必透過跑道這樣的空間配置，才能獲得具體的保證和妥善的表達。跟隨傅柯的腳步，Eichberg 還指出，這種現代「理性的」時間觀，促成了身體或身體運動空間的全景敞視 (panoptical) 或傅柯強調的監控 (surveillance)。現代運動的空間配置，譬如跑道或場館，便利觀者與參與者在甚至不需要看碼錶的情況下，光從空間就能清楚看到時間，即透過空間配置使人們的感官直接經驗到緊張性與可測量、可比較、可分割計算的時間³⁴。

現代運動的「標準場館」 (stadium) 預設運動的身體在不同的、具體的與生活聯繫的地方 (place) 之外，另闢一個可替換性、類同的空間 (space)。現代運動空間的界域 (borderlines) 預設空間的單一功能性 (mono-functional)，譬如近代的足球場不能被用來騎馬、打網球或騎自行車，但是不同城市的籃球館則因為運動場地的標準化，使運動空間 (space) 可以獨立於各個與具體事物產生聯繫的地方 (place)，予人一種抽離後平移至另一時空條件，仍能感受其抽象地理要求的環境同質感。因

³³ Eichberg 研究發現，中世紀歐洲的民俗競賽幾乎都從搬動或舉起重物來評估誰是最強壯的人，但現代運動 (sport) 改將「速度」 (speed) 置於評估「強」的最優位標準。見 Henning Eichberg, "Stronger, Funnier, Deadlier: Track and Field on the Way to the Ritual of the Record," in J. A. Carter and A. Krueger (ed.), *Ritual and Record: Sport Records and Quantification in Pre-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 123-134.

³⁴ Eichberg 對運動空間的論述摘自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149-164.

此，運動哲學研究有必要辨別，西歐及北美現代運動的抽象空間，和以往發生在戶外、與生活具體聯繫的地方（places），兩者之間在經驗本體與認識論上的型構差異。我們還發現，伴隨工業文明的跨國、跨洲乃至全球性地伸張其作用力，現代運動的型構邏輯逐漸影響甚至主導其他亞、非地區的身體文化型構，和人們的「時—空—能量—人際」經驗。現代運動的論述和實踐（如奧林匹克運動），對歐洲民間與第三世界的（傳統）身體活動施展其影響力，使第三世界或歐洲民間活動空間，發生流線型化（straight-lining）的運動化過程（sportification）。原本可被具體感受或充滿變數的環境經驗，逐漸被圈圍起來的空間收編，或者平移至室內而逐漸被牆壁等硬件包圍、區隔起來。對應於日常社會生活的「現代性」，現代運動建立一個時間統治空間的王國，這種西歐模式的運動時間觀念，也使原本豐富多元體驗的空間感受逐漸消失了。人類身體文明呈現的多元變異性，面臨被抹消為標準化渠道的危機，奧林匹克運動或西歐運動文化型構，強化身體呈現為流線性「彈道拋射」的邏輯³⁵。

（二）三元辯證（Trialectic）

許義雄引用 Eichberg 的說法認為，身體活動的表達型態或方式約有「追求業績的身體運動型態」、「以健康為訴求的體適能運動型態」、「以身體經驗與互動為訴求的運動型態」等三種，而「第三類型的身體運動，應為體育未來重要出路」³⁶。不過這個三類型的分類學從何而來？它對本地運動研究和體育政策的啟發又是什麼？

事實上，Eichberg 是從北歐包括丹麥等地的歷史具體經驗，運用前段「型構」分析來逐步型塑看起來是三分範疇的分類學。這個表面上的三分，實際上有認識論上不同「典範」意涵的三元辯證。以筆者理解，Eichberg

³⁵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151-153.

³⁶ 見許義雄，〈臺灣身體文化與體育的出路〉與〈臺灣身體運動文化之建構：就臺灣身體文化談起〉。

是在實踐論與認識論的意義上，巧妙運用「三元辯證」的論述策略，以取代研究者通常不自覺的二元論預設³⁷。一般我們會將運動（sports）與中文稱的體操（gymnastics）都歸類為現代運動，尤其這兩者同屬奧林匹克競賽項目，更使體育研究者容易忽略運動與體操兩種身體文化型構，在認識與本體論意涵上的差異。近代體操（gymnastic）有其特殊的北歐和德國的發展脈絡，從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期，包括瑞典林氏（Pehr Henrich Ling, 1776-1839）、德國楊氏（Ludwig Jahn, 1778-1852）和顧茲姆茲（Guts Muths, 1759-1839）等體操推動者，都一度敵視或質疑運動（athletic sports）彰顯的身體運動模式³⁸，畢竟後者有強烈英國特別是英格蘭的歷史緣起，其對身體的呈現和對「時間—空間—人際關係—美學」的評估，迥異於歐陸德國和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地區的體操。現代運動和健身體操兩者在社會本體及認識論上的不同，恰好說明身體文化是充滿協商與矛盾對立的場域，且這種矛盾不一定採取二元論的姿態。成就導向的運動凸顯對量化「公分—公克—秒數」的生產，關注數據的最大化成果³⁹，體現西歐資本主義社會對競爭和生產成果的肯定。現代運動突出工商社會的生產邏輯，使身體可被工具性運用或物化（reification），後者可以職業運動和健身的市場商業化為例。

從北歐歷史脈絡看，體操或健身運動著重再生產（reproduction），關注國民的秩序、衛生與健康，所謂的運動教育學（pedagogical）是其相應的技術知識⁴⁰。我們也可從中國與西方剛接觸時的體育思維，去理解這種運動文化的社會型構。健身或衛生操乃受國家的邏輯主導，人們的身體被

³⁷ 三元辯證對二元論的解構，在後文詳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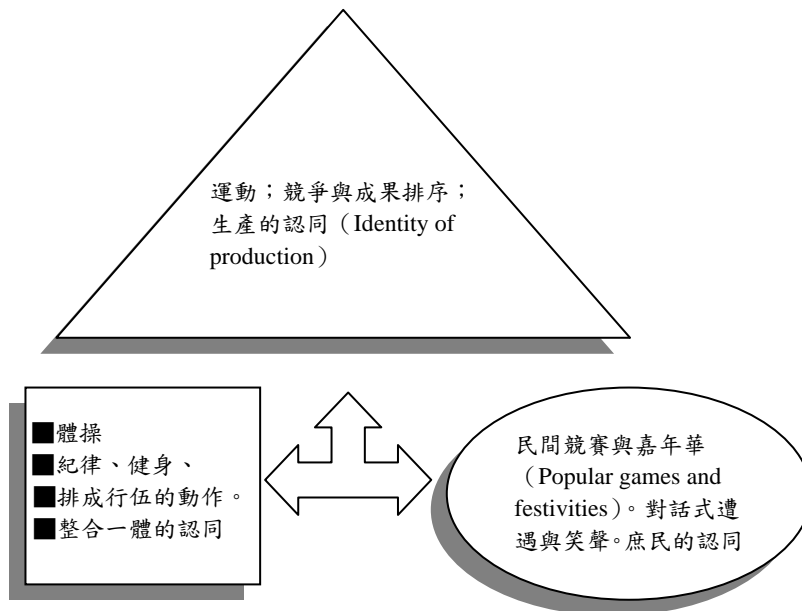
³⁸ 體操推動者對英國式運動的質疑和反對，參見 Eichberg, "Stronger, Funnier, Deadlier: Track and Field on the Way to the Ritual of the Record," in *Ritual and Record: Sport Records and Quantification in Pre-Modern Societies*, 123-134, 及 Guttmann, *From Ritual to Record*, 87-89, 和 S. Brownell,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17-19。

³⁹ 儘管在秒數的計算是要求最小，但以距離換算就是平均每秒可完成的距離最大。

⁴⁰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124.

指向或屈從於控制、評估與訓練的支配權力。體操與現代運動同樣彰顯「現代性」，兩者皆以產生身體和動作的「類同」(sameness) 為優先性⁴¹。在右派政權，國家主義的體操文化趨於一種紀律性服從，而在左傾社會福利政權，因有群眾體育 (mass sport) 或工人運動 (workers' sports) 的歷史脈絡，體操文化逐漸發展出屬福利體系一環的「全民運動」政策 (sport for all)。

現代運動和近代體操之外的另一種身體文化型構，和「現代性」處於緊張與競合的關係。這第三種型構被 Eichberg 稱為身體體驗 (body



圖一 三種身體文化型構的主導邏輯和認同模式之間的矛盾⁴²

⁴¹ Eichberg, H., *The People of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Self-De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Body and Movement*,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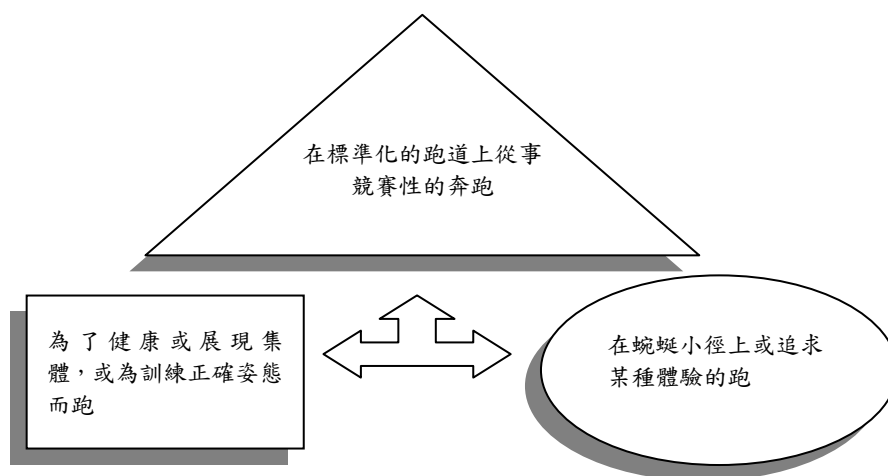
⁴² 圖引自 Eichberg, H., *The People of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Self-De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Body and Movement*, 105.

experience) 的型構，其主導邏輯是非關生產性的 (aproduction)⁴³。和現代運動或健身體操不同，非關生產的身體活動型構不強調要生產、積累或再生產什麼。從現代財貨經濟與市場角度觀之，這類活動往往是訴求能量釋放與消耗的。身體體驗的典範主要根著於市場與國家支配外的「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 和民俗 (folk) 場域，它特別強調感覺經驗和社會感受性 (social sensuality)，而不被抽象、分割且被設想為直線前進的時間範疇框架。第三種型構也挑戰封閉或監控的運動專屬空間，而更聯繫於晚近所謂的生態與綠色運動 (green wave)。正是這一領域，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南歐強調身體經驗、非生產性的民間儀式和節慶活動，以及東方的冥想與武藝哲學，取得了主導與真理的地位。運動地理學家 J. Bale 就是受 Eichberg 啟發，從身體文化型構和後殖民主義展開對非洲肯亞、盧安達等地的運動文化研究。Bale 分別以跑步、跳高這樣的運動活動，解說 Eichberg 所謂「三元辯證」的模式 (如圖二)。

這裡有必要說明圖中三個區塊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關係。如圖一或圖三所示，Eichberg 認為三個典範之間儘管突出各自的運作邏輯，但在現實與歷史經驗中的身體文化，可能會同時體現一個、兩個甚至同時體現三個邏輯向度。譬如，一群小孩在籃球比賽或訓練中，也能體現健身或身體體驗的要素。典範的區分一方面提醒研究者，首先在認識論上自覺地思考其身體化的 (embodied) 文化本體為何⁴⁴，另一方面也提醒研究者追問，

⁴³ Eichberg 從 Mauss 的人類學研究汲取許多初民社會下的經濟與文化活動資料，使他從 Mauss 強調的「耗費」(consumption) 這一路徑思索包括身體活動在內的人類社會活動。從法國哲學家巴塔耶高攀 (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 的「普遍經濟學」這一支流，「非生產性」或耗費活動已被確立為掌握古今人類經濟生活的重要切入點，他們認為往往是在「耗費」活動中，群體的能量 (包括物質與非物質的能力) 才得以展現，耗費也是文化開創的重要方式。運動研究中經常援引 Roger Caillois 的 *Men, Play, Gam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1)，R. Caillois 正是 1930 年代與巴塔耶創立社會學院 (College of Sociology)，為人類「非生產性」文明深化其哲學內涵的同僚。

⁴⁴ 譬如在未辨明 sport 的競賽邏輯，未辨明其涉及的特殊時間、空間結構和參與者身體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哲學意涵下，率爾從現象學或神秘體驗的進路探討其運動經



圖二 跑步活動的三種不同典範⁴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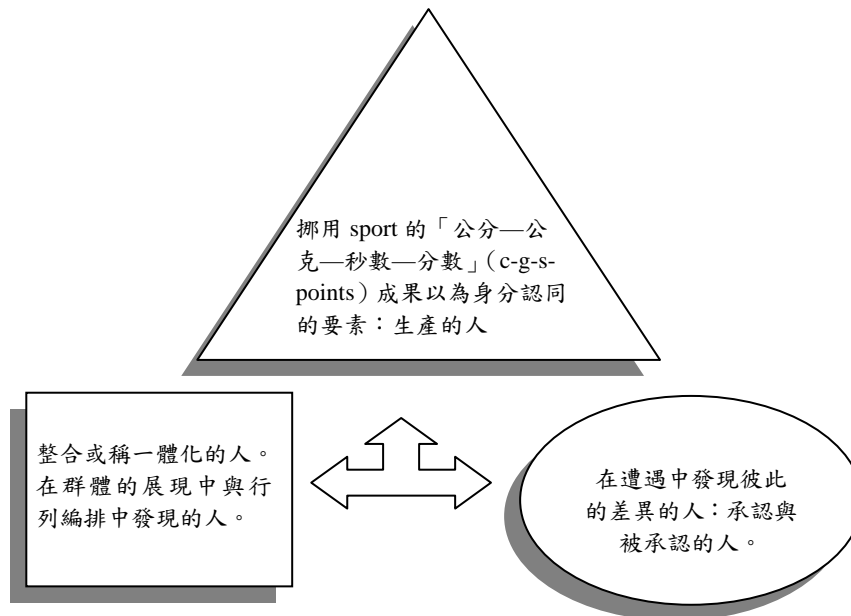
三者⁴⁶在歷史過程中的興衰、浮沈甚至競合的關係，即質問是什麼樣的歷史條件與支配關係下，當代運動教育學、奧林匹克運動(Olympic Movement)與中國近代體育政策等，特別抬高西方現代運動的實踐與認識價值。又譬如探討過去一個世紀來，體操如何被占據主導地位的現代運動予以勉強轉化，使體操和健身被迫轉化為能夠生產量化結果(計分制)的客體化形式⁴⁶。

Eichberg 對西方運動型構的「時—空」關係分析，隱喻他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三種身體文化的型構或典範可能發生辯證的互動和彼此影

驗，有犯下範疇錯置並扭曲身體經驗的哲學掌握的風險。

⁴⁵ 圖引自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124. 亦見吳世政,〈運動地理學之景觀研究取向〉,收於胡天玫編《運動技藝：運動英雄與運動哲學》(臺北：師大書苑, 2007): 279-297。

⁴⁶ 體操與現代運動的矛盾除體現在早期體操推動者對 sport 的敵視，體操項目被人詬病和屢生爭議的評分制度也凸顯其與「更高、更快、更強」的 sport 邏輯衝突，儘管體操界不斷改善其評分制企圖做到所謂的「客觀」(譬如裁判評分要先剔除頭尾高低分後，再計算平均分)，但其中的舞蹈(dance)元素仍嚴重干擾這種欲以數字將身體呈現客體化的測量方式。



圖三 在三種型構中的人 (people) 與我們是誰⁴⁷

響，其中還可能發生干預與壓迫的關係，如果當前主導運動文化發展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不承認這種差異，就體現為一種新殖民主義⁴⁸。Eichberg 雖具相對主義傾向，並以「後現代主義」稱呼 1980 年代後復甦於歐洲民間和第三世界的多元身體文化活動，但從他的人文關懷及他對現代性的批判看來，我們很難將他歸類於「怎樣都行」(anything goes) 的「後現代主義者」⁴⁹。

⁴⁷ Eichberg, H., *The People of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Self-De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Body and Movement*, 105. 及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124.

⁴⁸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也見 Jim Parry, "Sport and Olympism: Universals and Multiculturalism,"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33 (2006): 188-204.

⁴⁹ Brownell, "Thinking Dangerously: The Person and His Ideas." 亦見 Henning Eichberg, "Nation in Movement: Turning the theory of the People down on the feet," in Tomaz Pavlin (ed.), *Sport, Nation, Nationalism: Proceeding of the 8th ISHPES Seminar and*

(三)運動、人與認同

Eichberg 一方面採哲學人類學式的分析，另一方面也從具體的歷史經驗切入，據此，探討身體文化型構不能脫離從事身體活動的「人民」(the people)。正如 N. Elias 分析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型構，與人們的吃喝拉撒睡等行為之間有相互、具體的聯繫，Eichberg 認為三元型構分別預設當中的人的運動樣貌 (movement) 及人的身體行為模式。尤其人是動的人 (people is people on the move / in motion) 和有身分 / 認同的人，也是身體化的 (embodied) 人。作為一種在地的 (local) 物理性存有，人同時也是透過動或不動來呈現或表達其存有，或透過心理學層次的動 (movement) 來超越個體存有的物理界限 (譬如與他者的認同聯繫)。然而，人處於這三元辯證的身體文化型構中，其與這些型構的對應關係為何？

Eichberg 首先指出，人在現代運動、體操與著重身體經驗的庶民競賽嘉年華等這三個不同的型構中，分別對「我們是誰」(who we are) 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如圖三所示，在現代運動這個社會型構中，人體現為按競爭與生產「公分—克—秒—分數」的成果排序 (ranking)。人們或者在此排序的邏輯下，經驗到自己與他人的身體，或者挪用這種「公分—克—秒—分數」的成果與排序，作為判別自我與他人的身分認同要素。譬如，同屬一個共同體的人們，藉由球賽的勝負或「代表」他們的選手的「公分—克—秒—分數」，理解自己是贏球或跑輸的一方。這種「生產的身分認同」(identity of production)，是現代運動這個型構對「我們是誰」的回答。

第二種運動文化 (movement culture) 或身體文化的型構：體操

(gymnastics)，則以一體化 (integration) 的身分 / 認同回答關於人民或「我們是誰」的問題。在此，身體化運動中的人被強調其紀律與體適能，迄今我們仍能在儀式化活動或賽會表演上，看到這種集體性的行伍展現⁵⁰。源於北歐的這種大眾參與和展演，一度在工人運動會、法西斯身體美學，以及蘇維埃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群眾體育運動政策體現。1970 年代迄今聯繫於社福國家政策的「全民運動」論述與實踐，彰顯這種身體文化模式。

第三種型構即民間競賽的 / 嘉年華的身體文化型構。在此，人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或者說運動中身體化的人的身分歸屬，難以透過挪用競賽結果的方式判別。人們在此也難用「一體化」的身體展現，來回答關於我與他者是誰的問題。Eichberg 指出，部分庶民競賽或許容有競爭或輸贏的感受，特別是受到西方現代運動的影響而更彰顯其對輸贏的判別，但身體經驗或與他者的遭遇 (encounter)，才是這種身體文化型構的主導邏輯。在庶民歡賽與嘉年華，關於「我們」是誰的感受，主要來自於身體與情緒的參與投入。群體中的差異譬如老人、殘疾人、胖子，或是戴上古怪面具的參與者的身體，都毋須臣服於現代西方運動的「流線型彈道拋射」，或臣服於一體化的衛生與紀律。在嘉年華，所謂的真相 (truth) 不在於檢驗生產出來的結果⁵¹，也不存於整體對少數差異的壓制。在庶民的競賽 / 嘉年華，真相只存於或展現於人民之間 (in-between)。在節慶與體驗的驚奇、中斷和笑聲中，人們發現並且承認個體之間與群體之間的差異。

也許讀者會反駁，在民俗或傳統「體育」，以及節慶、狂歡之中，也可見到藉由競賽勝負來回答我們是誰的論述與實踐。這個反駁並非沒有根據，Eichberg 的三元辯證也不主張，現實中的身體活動是邊界清楚且能乾

⁵⁰ 2008 北京奧運開幕典禮上壯觀的集體舞蹈操，或北韓著名的排字體操「阿里郎」，就是生動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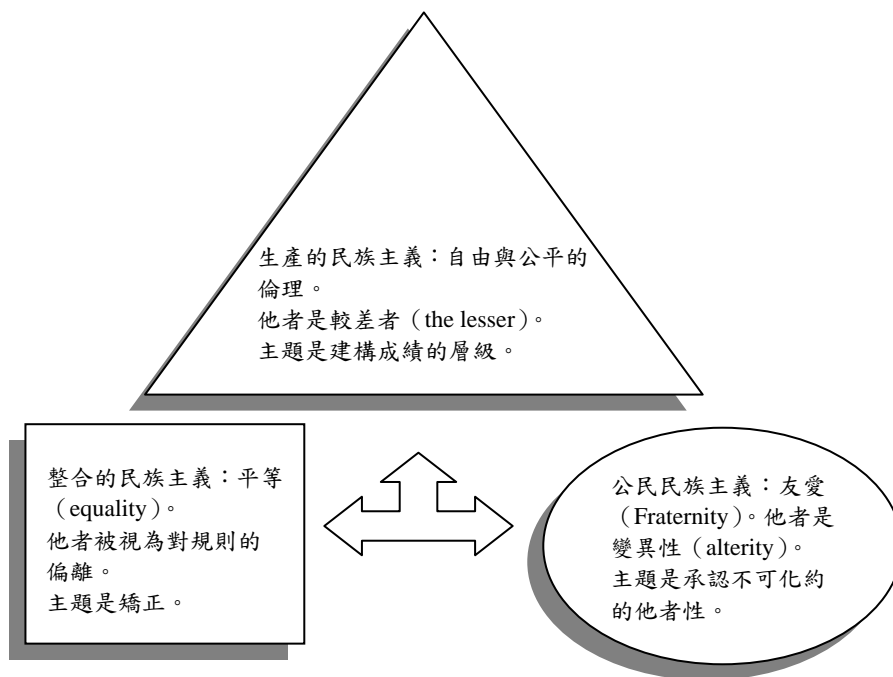
⁵¹ 對成就或可測量的表現的執著，是狹義的運動科學 (sport science) 所謂探求運動「真相」的局限。

淨俐落地放入三種典範的其中一個⁵²。三元辯證一方面保持「型構」在認識論上的跳躍 (leaps, break) 和不可通約性，另一方面保持現實中身體經驗可能同時體現一種、兩種甚至三種邏輯的歷史流動與重疊性。後者即三種型構在歷史過程中的流動或拉扯，往往涉及具體的社會條件或殖民經驗，譬如所謂「傳統體育」中的嘉年華質素，在當代體育研究或體育政策的架構下，日益被運動 (sports) 凸顯其競賽 / 成就的主題。

從圖三我們看出，在這三種身體文化型構中，人們是如何透過動 (movement) 來彰顯其認同 / 身分。在現代運動的型構中，人們挪用「公分—克—秒—分數」的成果作為其認同的「代表」。在體操的型構，人們納入 / 表現為行伍 (rank and file) 而一體化為成員身分。在庶民競賽，人們主要不是透過對運動的成就或勝負的挪用，也不是透過將個體融入一體 (one) 而取得身分。庶民競賽是凸顯當下身體經驗的活動模式，人們彼此遭遇並透過承認他者的差異，來確證你與我的身分 / 認同。據此，過去不論實質主義或建構主義取徑探討的「體育運動與民族主義的關係」議題，因為 Eichberg 對運動中的人的重新詮釋，而有新的切入點。也就是說，身體運動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因為運動身體的不同社會本體與型構邏輯，而具認識論層次上的三種運動的民族主義的理念型 (ideal types) (見圖四)。

第一個類型是聯繫於現代競技運動的民族主義類型。在此，民族被理解為彰顯運動成績的生產性成果。Eichberg 以「金字塔形」(pyramid) 表述這種強調運動成績階序的民族認同，奧林匹克運動會是其典型。在此，民族單元被設想為 (當代狹義的) 經濟單元，民族認同變成市場上各個經

⁵² 人們習於實驗科學或統計學教導的「窮盡/互斥」分類學標準，而產生對人類或經驗加以作類似劃分標準的範疇思維。前者有助於我們採取某種特定的科學思維，但在處理「人世」現象顯然有其侷限，譬如對性別或時空的分類，我們經常可以找到無法滿足「窮盡/互斥」分類，中國哲學中用來描述世物性質的「陰陽」與「五行」，也強調世間或自然界沒有純粹的陰，或能夠與陽乾淨切割的純陽之物。譬如，當我們在「太極」的圓周上畫一條直徑線，再怎麼劃都必然同時碰觸陰與陽的界域。



圖四 不同型構的民族主義，以及人們與他者的關係⁵³

濟單位之間的競爭。這種型構預設「競爭才能彰顯自由」(liberty / freedom)，它一方面體現為把運動文化的經濟(資本)投入聯繫於運動成就的產出，另一方面也凸顯資本主義模式下，現代運動的過度與總體化(excess and totalization)危機。儘管許多人們誤以為這種市場自由邏輯下的運動(sport)是不具意識型態的(un-ideological)⁵⁴。

第二種表述運動與民族主義聯繫的模式是體操或健身的規訓型構。這種運動(movement)的民族認同強調平等、健康或類同的身體/動作。

⁵³ Eichberg, *The People of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Self-De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Body and Movement*, 107, 115.

⁵⁴ 仍有不少人預設體育運動是一種無關意識型態的「容器」，認為是政治、商業等意識型態裝入 sport 這「容器」後，才使 sport 失去其「純淨與中立性」。早期的「業餘主義」和國人耳熟能詳的「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的話語，就彰顯這種「容器」觀。

在體操展演或衛生操上，人們透過「行伍」來展現「我們是一個人民」(we are one people)，Eichberg 用矩型來象徵這種強調相同姿態 / 體態，或展現類同節奏的一體化紀律。這種型構後來受左派的工人運動 (workers' sports) 影響，逐漸發展為福利國家的運動文化政策 (譬如北歐福利國家的體育政策模式)，據此強調人們應有相同機會學習和發展身體：「全民運動」。

在第三種運動與民族主義聯繫的模式，其參與者並非以同質化空間產生的競技成績來建構排序，也不是要求一體化的身體姿態。在這種強調身心經驗、社會交往的動的文化 (movement culture)，人們藉由遭遇與瞬間時刻的體驗表述認同並確認與他者的差異。在此，人們的運動文化與認同身分，往往具體聯繫於回憶 (memory)，聯繫於獨一無二的事件與地方 (event and place)⁵⁵。透過節慶與嘉年華表述的這個運動空間，迥異於現代運動或規訓健身的「監控」性質而更多地聯繫於具體生活脈絡與生態 (ecology)。庶民活動由於著重體驗而不強調生產數據，因此往往顯得缺乏可調查的資料，在身體文化難以被客體化之下，這些身體活動經常沒有留下量化紀錄，而只留下關於那些狂歡的傳說⁵⁶。Eichberg 甚至說，人們從事身體活動衍生的特殊能量，使這種場景經常訴說反歷史 (counter-history)，尤其底層民間文化不易受市場 (market)、國家邏輯所操控，其「能量」實具反民族主義與反愛國主義的內在成分⁵⁷。

當我們談論身分認同時，勢必談一種身分對立或區分的他者。Eichberg 指出，在現代運動的金字塔，他者 (即那些不能好好落實這個邏輯的人)

⁵⁵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158.

⁵⁶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142. 這就是為何以現代運動為研究主題的歷史工作者，往往能快速掌握到大量關於研究對象的資料，而研究民間身體文化或「傳統體育」研究時，往往感受到其歷史研究資料嚴重缺乏的困窘。經過 Eichberg 的理論澄清，我們對「傳統體育」研究的困難因而產生另一層體悟。相對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也可反省，以現代運動為對象的歷史或社會研究的「易於研究性」，其所生產的知識對體育學術的現實關係意謂著什麼？

⁵⁷ Eichberg, H.,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158.

的身體顯現為在「公分—克—秒—分數」上「較為少量的人 (the lesser) 或輸家。而在體操或紀律的矩形中，不能切實體現其衛生與紀律邏輯的他者，則呈現為對秩序或規則的偏離 (deviant)，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對這種偏離的身體化表現加以矯正 (譬如針對胖子、殘疾人、非主流二元的性別或性向，以及姿態有異者)。至於第三種身體文化型構，則各種身體文化或群體之間，彼此顯現為「變異性」(alterity)。人們在「傳統體育」中遭遇的競賽或嘉年華中，更多地是承認彼此擁有變異的權利，譬如對不同體型的承認或對追求不同身心境界的承認等。在這個承認彼此身體活動邏輯不同的場域，我們不會設想別人比我們差 (lesser)，或以「正常」的規訓思維如何矯正那個不一樣的運動中的人。Eichberg 用橢圓形狀，描繪此庶民 / 公民 (popular / civic) 民族主義的心理學樣貌，在此，認同與情感更多地體現兄弟姊妹愛 (fraternity)⁵⁸。

(四)動 (movement)、能量與哲學唯物論的重建

從丹麥或北歐的運動文化歷史，Eichberg 發展出身體文化的型構論與三元辯證觀，晚近他更展現其跨越哲學、歷史人類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才華，從動 (movement) 和能量等關鍵字進行所謂哲學的歷史唯物論重建。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將經濟或生產模式置於理解人類存有的基礎 (base)，Eichberg 將同時涉及身體、心理與社會層面的動 (movement) 與「身體化」(embodiment)，置於人文科學探討的基礎。從身體文化重建哲學唯物論，則我們對民主政治、民族認同等概念的掌握，將從過去「由上而下」的理念、規範、價值取徑，轉而「由下而上」從具體的人際身體活動、情感觸動與社會運動出發。

⁵⁸ Eichberg, H., *The People of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Self-De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Body and Movement*, 105-110。現代運動並非沒有兄弟愛，事實上，我們可在體操活動中看到一些多樣性甚至嘉年華的質素 (譬如雜技)，有時候它呈現出一種混雜 (hybrid) 的樣貌。

Eichberg 指出，處於某運動型構的一個人或一群人，相對於其他型態或別的人群，總是處於相對的動（或不動）的關係。以前述身體文化和民族認同之間的聯繫為例，這種身體與群體的動或不動，一方面涉及個體身體的物理性運動，另一方面也涉及心理情感的觸動，和可促發社會變遷和歷史動力的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從「運動」（movement）跨越被人為切割的學科分工界限，是 Eichberg 晚近另一思想突破。這項突破一方面使運動文化研究不再只是人文社會學科的邊陲，另一方面也確認運動或身體文化不只是社會發展或歷史階段的反映，而更具有串連人們身心能量、情感和理性行動的力量。正如馬克思主義一度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哲學武器，唯物論的身體文化重建，使運動哲學不再只是從社會的本體與認識論釐清問題，而是彰顯人們藉由動（movement）可展現意志、強化連帶（solidarity）並進而創造歷史，因此，運動哲學更是一種實踐論（Praxis）。

但要注意，「身體的動—心理觸動—社會運動」這三個「動」（movement）的向度，並非原文照搬對應於「西方現代運動—健身體操—身體體驗」的三元型構。Eichberg 強調，人在這三種型構中的活動與運動，都同時觸及身體、心理與社會層面，只不過，親身或間接投入西方現代運動（sport），在「身體動—心理（情感）觸動—社會運動」等經驗與能量客體化的面向，與健身體操型構的「身體—心理—社會運動」有截然不同的表現與客體化模式。後者即體操與衛生型構中，人們在身體的物理顯現為規訓，在心理觸動表現為一體化的情緒（譬如對個體情感的壓抑與超越），在社會層面，這種交往關係呈現為服膺國家的邏輯⁵⁹。

Eichberg 自我批評，早期他的型構分析忽略能量層面的複雜性和可能性⁶⁰。能量按一般解釋，簡單說就是透過一個距離施展的力（force）。當

⁵⁹ Eichberg, H., *The People of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Self-De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Body and Movement*, 125-129。

⁶⁰ Henning Eichberg, "The Energy of Festivity: Atmosphere, intonation and self-orchestration in Danish Popular sports," in Anthony Bateman and John Bale (ed),

我們說有什麼東西變化時，就會說有什麼能量介入而產生這個變化。Eichberg 指出，西方哲學或物理、生物科學都努力捕捉能量這個奧妙的範疇，然而西方（工具）「理性主義」思維慣於將能量予以測量化，能量因此被化約成時間、空間、物質性與因果性。今天當我們提及身體活動或運動的能量時，工具理性典範下的自然科學就去測量其時間、空間和物質性的變化，並試圖做出具因果關聯性的解釋。但是，這種科學典範的能量觀太過狹隘，它對能量展現出來的情感、氣氛、相互關係，以及更多超越個體或跨越個體際（inter-body）等難用工具測量的向度，不是巧妙迴避就逕自判定這些力量是「不科學」或「混沌」的。

能量概念對啟蒙以來獨霸西方知識主流的工具理性，造成非常嚴重的理論困擾和挑戰。Eichberg 引用晚近物理學、生物醫學和東方哲學的研究指出，能量不只是狹隘的時間、空間合理性範疇⁶¹，這種在自然或人的物理世界發生的力與流（force / flow），往往有更多外在於（outside）或內在於（inside）「時間—空間」範疇的第三種東西（the third）。譬如音樂律動或東方哲學強調的氣（chi, qi），都引發串連或跨越身體物理的，同時涉及心理學的、精神性（spirituality）的力量。我們會在身體律動中感受到某種能量，或因齊聚產生一種被感染的熱（streamed），後者無法被化約成近代物理學範疇的時間—空間，它也無法被簡單化約成物質性和因果關係（causality）⁶²。

從動（movement）與能量等概念切入，促使哲學唯物論進行另一次的基礎 / 上層建築（base / superstructure）顛倒。這種顛倒工作，類似於

Sporting Sounds: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ort and Mus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a): 99-112. 亦見 Eichberg, "Body Cultures" (2009b Forthcoming).

⁶¹ Eichberg 說，哲學家康德 (I. Kant, 1724-1804) 就把時間、空間等視為先驗的 (a priori) 範疇，而沒有把能量列為這種先驗範疇之一。Eichberg, "The Energy of Festivity: Atmosphere, intonation and self-orchestration in Danish Popular sports" (2009a), 110.

⁶² Eichberg, "The energy of Festivity: Atmosphere, intonation and self-orchestration in Danish Popular sports" (2009a), 108.

馬克思對黑格爾唯心論做的「頭腳顛倒」。譬如在前述運動文化與民族主義的關係上，Eichberg 認為透過身體的運動實作（movement practices）重建唯物論後，可將民族主義從「上層建築」落實到「基礎」的身體文化分析。這個哲學重建工作也抬升了體育與運動研究的重要性，它直接挑戰過去體育政策和運動研究從上而下、理論根據不足的宣稱，另一方面它也回應當代人文社會科學所籲求的「身體轉向」。

四、結論及評估

(一) 破除普遍主義與二元論

以 A. Guttmann 為代表的現代化、理性化論點認為，源於西方特別是英格蘭的現代運動逐漸體現普世性，Eichberg 則捨棄這種「理性化」的演進命題，採取文化相對主義的型構或典範觀點。本文開頭援引的例子說明，「運動」邏輯也只是人類多元文明和歷史變遷下，偶然浮現卻占據近百年主流位置的特殊文化模式。貿然宣稱現代運動的普遍性，或將現代運動視為能搭起文化交流「橋樑」的容器觀，可能犯下時空錯置或西歐中心主義的危險，或純粹以假設、宣傳者的姿態，扭曲對運動實在的探求。從丹麥或北歐的歷史經驗，Eichberg 綜合出型構、三元辯證等理論思考，因此三元辯證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一套分類學。Eichberg 為本地運動和體育政策研究提供豐富的論述資源，但這些論述能否一成不變照搬到臺灣或妥當說明東亞地區的身體文化發展脈絡，尚需累積更多的經驗研究與之對話。尤其，一般人認為傳統體育或民俗體育在現代社會面臨喪失的危機，Eichberg 卻抱持樂觀主義認為，這些民俗身體文化將持續復甦，反而是主流的西方現代運動因為各種弊端浮現而面臨存亡危機。從第三世界或發展

中國家的體育運動現實看來，Eichberg 過度的樂觀主義恐怕有斟酌和存疑的空間。

型構與「三元辯證」的進路，的確促發西方與非西方研究者反省其不自覺隱含的若干二元論預設。這些二元論預設至少包括：(1)傳統 / 前現代 vs.現代的二元論；(2)菁英運動 vs.全民運動的二元論。

■傳統與現代的二元論

部分研究者慣用「傳統體育」的語彙將其與主流的現代運動對立起來，或以進化論思維認為傳統體育與現代運動呈現一種可以逐漸「現代化」的直線關係。Eichberg 以北歐體操與國民健身政策為例，提醒我們即使現代運動也有源於英國的運動（athletic sports）和源於北歐的體操這兩種身體活動型構之間的矛盾衝突。「傳統體育」這個詞彙一方面有它被發明的成分，⁶³另一方面我們也該思考，既然是「現代人」在從事「傳統」體育，那麼其傳統體育的型構是如何被「傳統化」或「運動化」呢？更遑論在「傳統體育」這個範疇，存有各種不同文化與社會型構的身體活動，運動研究者應該反思把這些活動劃成一種類別的認識與權力基礎。畢竟對這些民間身體活動的分門別類，就如同「三元辯證」中以一種型構試圖轉化或支配另一種型構，當中涉及翻譯的文化政治和廣義的權力 / 殖民關係。既然不是「傳統」的人（traditional people）從事和體驗這些所謂的「傳統體育」（民間文化），研究者必須警醒對傳統體育、民俗體育等這些語彙是否在符號層面施展主導價值的語言暴力。

■菁英運動 vs.全民運動的二元論

Eichberg 的分析指出，「現代運動 / 健身體操 / 庶民遊藝」三種型構蘊含不同的歷史脈絡，以及彼此矛盾、辯證的交互作用。當下人們慣以「菁

⁶³ 運動歷史與傳統被發明的關係可參見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89-307.此外，「傳統」民俗儀式活動被理解或「翻譯」為體育的一環，不可否認也是一種現代性力量的展現。

英運動 / 全民運動」對各種運動二分化，Eichberg 則在認同全民運動理念同時，呼籲思考「是哪一種的全民和哪一種的運動？」後者涉及對「全民運動」範疇下的各種身體文化進行社會歷史與哲學的爬梳，也涉及釐清什麼樣的運動模式聯繫於哪一種人的樣貌，以及什麼樣的身體活動體現什麼樣的社會關係等等。光是鼓吹發展全民運動無法妥善回答這幾個問題，我們需要跳脫菁英 / 全民運動的二元論重新思索。

(二)對本地研究的啟發

世紀之交，Eichberg 透過同時涉及身體—心理—社會層面的動（movement），和難被西方現代運動科學化約的能量概念，為重建哲學唯物論尋求「能量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energy）的基礎。另一方面，他把這種由下而上的理論取徑具體應用在對民主、社群等生活政治的理論建構⁶⁴。

在運動哲學或社會人類學的探索上，若未釐清研究對象即現代運動生產量化數據的主導邏輯，而斷然突出其身心體驗，可能涉及範疇錯置的風險。在「更高、更快、更強」的競技運動框架下探求身心體驗，一方面可能罔顧現代運動在「時間—空間—能量—客體化」等經驗層面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可能過度美化運動與健身模式的群體感受性和社會性（sociality）。Eichberg 提醒我們，必須在本體與認識論上區辨這些型構，以更好地理解不同身體文化型構中的時空經驗、身心體驗、群體動力，特別是那種浮現於身體內外和身體際（inter-body）的能量＝氣（qi）。氣或能量彰顯西方現代運動（sport）的侷限，和異教傳統與東方哲學的豐富活力。Eichberg

⁶⁴ Eichberg 考察北歐、德國和英國等地的社會民主歷史與現況，特別是 1990 年代東歐鉅變對他產生相當大的衝擊。他對社會民主的研究成果可見 Eichberg, H., *The People of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Self-De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Body and Movement*. 「運動與民主」可以說是本地體育運動研究較為忽視的一個面向。本文作者有進一步研究當前西方「運動與民主」相關辯論的計畫。

邀請亞、非地區學者，透過研究促發人們對自我身體文化的醒覺，包括體育、文化和更廣義的民主生活在內，第三世界或在地具有「從下而上」、「自我決定」的進步力量的可能性。後者不必然要跟從西歐社會的主導邏輯，也不只是要致力於保留「傳統」。對於與現代性並存的這些「傳統」（傳統體育）與文化多樣性，Eichberg 建議我們更該思索如何去創造⁶⁵！

Eichberg 還使我們看到，自然科學難以分析身體運動時浮現的「時—空」感覺，和身體內外與身體際的情感、氛圍和「氣」，這些難以工具測量的能量還可進一步促發跨個體的、社會歷史的變遷。三種身體文化型構各有不同時間—空間與社會行為邏輯。因此，兩個就物理學或化學角度看來並無差異的施力與肢體擺動，卻因為當事人是在衝向百米終點線或是參加面具的舞蹈狂歡，而在時間—空間經驗、能量、集體感受與「運動經驗如何客體化」等型構要素的評估上，產生截然不同的「值」（value）。自然科學儀器無法「再現」或妥善對待這些難用數字表達的「值」，據此，人文學科在運動實在的探索上，占有本體與認識論的更優越位置。

從哲學唯物論出發，我們發現運動哲學不只是從社會的本體與認識論釐清問題，唯物論的運動哲學更是一種具體的實踐論（Praxis），即人們藉由動展現意志、強化連帶（solidarity）並進而重構或創造歷史。那麼，如何從具體的經驗研究出發，解決本地身體文化與運動發展的問題，將是本地運動哲學與歷史研究的首要之務。

（本文受國科會計畫案「97-2410-H-179-003-MY3」補助若干研究經費）

⁶⁵ 對於第三世界的民間身體文化或在現代社會中浮現的所謂「傳統體育」，Eichberg 的建議是不僅想著如何保留它們，更重要是能夠創造！（Eichberg 與筆者的私人通信，2009年1月7日）

引用文獻

- 巴納德 (Alan Barnard), 《人類學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王建民等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08。
- 孔恩 (T. S. Kuhn), 《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王道還等譯), 臺北: 遠流, 2004。
- 吳世政, 〈運動地理學之景觀研究取向〉, 收於《運動技藝: 運動英雄與運動哲學》(胡天玫編), (臺北: 師大書苑, 2007): 279-297。
- 許義雄, 〈臺灣身體文化與體育的出路〉, <http://www.bodyculture.org.tw/html/others/article02.htm>, 2009年2月5日檢索。
- 許義雄, 〈臺灣身體運動文化之建構: 就臺灣身體文化談起〉, <http://www.bodyculture.org.tw/html/others/article01.htm>, 2009年2月5日檢索。
- Bale, John, and Philo, C., "Introduction: Henning Eichberg, Space, Identity and Body Culture," in John Bale and Chris Philo (ed.), *Body Culture: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8): 3-21.
- Bale, John, *Imagined Olympians: Body Culture and Colonial Representation in Rwand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 Brownell, Susan,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Brownell, Susan, "Thinking Dangerously: The Person and His Ideas," in John Bale and Chris Philo (ed.), *Body Cultures: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8): 22-44.
- Carter, J. M., and A. Krueger, (ed.), *Ritual and Record: Sport Records and Quantification in Pre-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

Eichberg, H., "Stronger, Funnier, Deadlier: Track and Field on the Way to the Ritual of the Record," in Carter, J. M. and Krueger, A. (ed.), *Ritual and Record: Sport Records and Quantification in Pre-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 123-134.

Eichberg, H., *Body Culture: Essays on Sport, Space, and Identity*, Edited by John Bale and Chris Philo, London: Routledge, 1998.

Eichberg, H., *The People of Democracy: Understanding Self-Deter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Body and Movement*, Århus: Klim, 2004.

Eichberg, H., "Traditional Games: A joker in Modern Development: some experiences from Nordic Countries and Nordic-African exchang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lay the Game (Copenhagen, November 2005).

Eichberg, H., "Nation in Movement: Turning the theory of the People down on the feet," Sport, Nation, Nationalism: Proceeding of the 8th ISHPES Seminar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Sport (Ljubljana: Fakulteta za sport, 2008).

Eichberg, H., "The Energy of Festivity: Atmosphere, intonation and self-orchestration in Danish Popular sports," Anthony Bateman and John Bale (ed.), *Sporting Sounds: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ort and Mus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a): 99-112.

Eichberg, H., "Body Culture," in Steven W. Pope and John R. Nauright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port History* (Forthcoming, 2009b).

Elias, Norbert and Dunning, Eric,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1986.

Giulianotti, R., *Sport: a Critical Sociology*, London: Polity Press, 2005.

- Guttman, A.,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Guttman, A.,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Gruneau, R. S., "Modernization or hegemony? Two views of spor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J. Harvey and H. Cantelon (ed.), *Not Just a Game: Essays in Canadian Sport Sociology*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88): 9-32.
- Hobsbawm, E, and T.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James, C.L.R., *Beyond a Bounda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1963.
- Jarvie, G., and J., Maguire, *Sport and Leisur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1994.
- Jarvie, G., *Sport, Culture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 Mandell, R., *Sport: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Parry, J., "Sport and Olympism: Universals and Multiculturalism,"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33 (2006): 188-204.